

# 毛共對美國的鬥爭策略

葉伯棠

## 壹 前言

本年十一月廿五日，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參加海參崴美、蘇高階層會議以後，隨即前往北平作第七次的訪問，在訪問結束後雙方共同發表約六十字的簡短公報，根據西方報刊的報導，北平與華盛頓之間的關係因台灣問題而影響正常化的預定進度，北平方面對於華盛頓未能正式建立外交關係而感到不耐，其實這種見解似是而非，更不瞭解中共對美鬥爭的策略和真正陰謀所在，本文就對此問題加以討論。

## 貳 毛共反美鬥爭是既定的政策

當毛共竊取政權以後，美國政府對於這個政權最初是採取觀望的態度，美國要等待塵埃落定以後，再見機行事。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美國國務卿艾其遜(Dean A. Acheson)在記者招待會上認為毛匪澤東爲了「國家利益」必然與蘇聯發生衝突，艾其遜有意破壞中共與蘇聯的勾結，雖爲毛共反美政策作辯護，同時也可以看出美國對北平政權充滿幻想。其實這完全是美國一廂情願的想法。遠在美國對北平政權猶疑不決之時，毛澤東早就決定反美的路線。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就確定向蘇聯「一邊倒」的路線。綜觀全文，毛共黨內對於今後外交政策曾經發生爭論，由此可見毛澤東的反美親蘇政策，是經過慎重考慮並討論後而決定的。當決定這個政策之時，西北和西南並未淪陷，政府尚在廣州，由此可知，毛澤東的反美政策是一貫而且既定的政策，並不是因爲台灣問題之故

而反美。

## 參 毛共「一邊倒」的原因

毛澤東爲什麼要執行「一邊倒」的外交路線？我人可能從兩方面來推論：就國際方面而論，自從史達林實行擴張政策後，引起了美國的密切注意。一九四七年三月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宣佈援助希臘和土耳其對抗由外國勢力支持的顛覆行動。一九四七年六月，肯南(George Kennan)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季刊上提出圍堵政策以後，東西雙方的冷戰於是形成。一九四七年九月共產情報局成立，蘇共政治局委員司丹諾夫(A. Zhdanov)在成立大會上「提出當前世界分爲兩個陣營」。至此，美、蘇兩國都承認冷戰開始。就毛、蘇歷史關係而言，共匪原隸屬於莫斯科國際共黨的支部，由莫斯科一手扶養成長的，雙方關係自屬密切。尤其是抗戰勝利以後，蘇軍接收日軍投降的武器，供給毛共軍隊作爲竊取政權的資本。毛澤東自然對史達林感激不盡，因此必須投向蘇聯一邊。另一方面，中華民國與美國的關係一向密切。但中國大陸淪陷，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台灣，美國政府應負責任。由於上述的原因，所謂形勢比人強，毛澤東迫於形勢，不得不走「一邊倒」的路線，何況史達林在中共中央佈置高崗這顆棋，毛澤東深知史達林老奸巨滑、陰險毒辣，不走「一邊倒」路線也不行。不僅如此，他爲了贏得史達林的信任，作爲蘇聯對毛共支持的交換條件，遂決定參加韓戰以取悅於史達林。

毛共軍隊與美軍在韓國戰場上互相廝殺，使美國從幻想中驚醒，形成敵對狀態。韓戰結束以後，美國對毛共政權實施軍事圍堵政策，然後再從內部

推翻毛共政權<sup>①</sup>。由於這個原因，迫使毛共更加依賴蘇聯的支持和援助。韓戰結束以後，馬林可夫主張不同社會制度和和平共處。因此毛共也隨着蘇聯的政策隨聲附和，主張和平共處。但波蘭抗暴運動、匈牙利革命爆發、中國大陸也出現小匈牙利事件，使毛共懷疑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的價值，所以毛共認為美國的圍堵政策其目的是「改變共產黨世界的情勢」，「破壞」和「搞垮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體系」，因此「儘管我們一貫主張而且繼續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應該和平共處，實行和平競賽，帝國主義還是時時刻刻都想消滅我們」<sup>②</sup>。於是更堅決地執行既定的政策，與美國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

## 肆 對美國展開統一戰線

毛共如何與美國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一九五六年蘇聯運動對於毛共外交政策有重大的影響。毛澤東發現亞非國家在國際政治上產生一股力量，亞非國家配合共產集團的力量在國際政治產生舉足輕重的勢力。於是促使毛澤東對美鬥爭採取以繼續依賴蘇聯為主，和爭取亞非國家為次的兩種平行行政策。

因為共產集團結合亞非集團的力量，在國際政治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自然屬於毛共國際統戰的對象，故毛共積極地爭取，作為反美鬥爭的前鋒。由於發現亞非國家在國際政治上的重要性，毛共遂立即加強在亞非地區的活動，支持亞非國家對美鬥爭的一切活動。一九五七年底至一九五八年初，毛共代表在亞非團結大會上鼓動亞非國家的反美鬥爭。強調「朋友的鬥爭，也就是我們的鬥爭，朋友的勝利也就是我們的勝利，我們共同命運，共同目標，我們必須爭取共同的勝利」<sup>③</sup>。

毛共除拉攏蘇聯集團和亞非國家作為反美鬥爭的手段外，尚利用機會製造美、蘇之間的衝突。一九五七年底，蘇聯成功地施放洲際飛彈和人造衛星，這給予毛澤東製造美、蘇矛盾的機會。他立即見機行事並緊抓住這個機會，除誇張蘇聯的科學成就就是「無產階級的驕傲」外，大事讚揚蘇聯在太空發展科技的成就遠遠地超過美國，證明「東風壓倒西風，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大於帝國主義陣營」。毛澤東在誇張蘇聯科技的成就背後隱藏着鼓勵蘇聯採

取急進擴張的政策，以減輕美國對中共政權的威脅。一九五八年毛澤東親自向黑魯曉夫表示，如果蘇聯與美國發生衝突，他願意出兵一百師甚至於一千個師支援蘇聯與美國對抗<sup>④</sup>。

毛澤東主張以戰爭來摧毀帝國主義，與黑魯曉夫以和平方式埋葬帝國主義，發生嚴重的衝突。為了堅持對美國的鬥爭，毛共還採取兩種途徑，一是從意識形態方面攻擊蘇聯犯了修正主義的錯誤；一是從實際政策方面的改變。毛共加強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活動，執行統一戰線政策，困擾美國，打擊美國，並迫使其退出世界各地。毛共如何執行國際統戰政策，這就是利用矛盾，製造矛盾，擴大矛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打擊主要的敵人政策的運用。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卡斯楚（Fidel Castro）在古巴革命成功以後，對內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對外鼓動拉丁美洲武裝鬥爭。引起美國政府的不滿和懷疑，故對古巴採取限制行動，並對古巴實施經濟制裁行動，卡斯楚為了本身政權的安全，於是在國際上尋找同盟。美、古之間關係的惡化，又給予毛共製造矛盾的機會。一月十六日，北平成立「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作為從事拉丁美洲反美統戰的機構，公然表示支援拉丁美洲人民正義的鬥爭。並將永遠站在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一邊，堅決支持他們的正義鬥爭，強調「把拉丁美洲人民的鬥爭看成是自己的鬥爭，把拉丁美洲人民的勝利看成是自己的勝利」<sup>⑤</sup>。

另一方面南韓和土耳其發生學生遊行示威運動，尤其是土耳其學生運動導致反共內閣的垮台。土耳其是北約和中約組織的一員，土耳其的政變足以影響美國全球性的圍堵政策，故毛共針對此一情勢的發展，提出「新的反美國際統一戰線政策」，強調「以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作為反美鬥爭的主力」。呼籲「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象徵着二十億人民反對共同敵人美帝國主義的偉大團結」<sup>⑥</sup>。毛共強調第三世界反美團結，也同時貶低社會主義國家在反美鬥爭的重要性。對於這個問題，「人民日報」在社論中有了答案。社論指出：「（現在）不得不用暴力對付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因為「現代修正主義者反對暴力和強調所謂和平鬥爭的主張，暴露他們為帝國主義服務的面目，現在最清楚也沒有了」<sup>⑦</sup>。這就是說黑魯曉夫已經犯了修正主義的錯誤，停止革命，革命已經轉移到「中國」，為了繼續革命，把社會主義各國人民的鬥爭，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資本主義各

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結合在一起，集中力量打擊主要的敵人，這就是毛共對美鬥爭的基本路線。

## 伍 毛共正式提出反美鬥爭的策略

毛共除鼓勵第三世界對美國採取武裝鬥爭，同時批評蘇聯未能對美國採取針鋒相對的鬥爭。於是雙方爭論不休。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毛共中央向蘇共中央提出自己反美鬥爭的路線，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依據毛共中央所提出的路線是這樣的：

「這條路線是從世界現實的全局出發的，是從當代世界的基本矛盾的階段分析出發的，是針對帝國主義的反革命全球戰略的。」

「這條路線，是以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無產階級為核心，建立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廣泛的統一戰線，是放手發動羣衆，壯大革命力量，爭取中間力量，孤立反動力量，孤立的戰線。」

「共匪既然對美鬥爭是以全球的觀點和從基本矛盾的階段分析，於是毛共進一步又提出他們的主張，這種策略就是「對於世界政治、經濟的總和、世界的具體情況，即當代世界的基本矛盾，進行具體的階級分析」。那麼當代的矛盾是什麼呢？依毛共的看法，當代世界基本的矛盾是：

「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  
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

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  
帝國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壟斷資本集團同壟斷資本集團的矛盾。」

根據上述的矛盾，運用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利用敵內部矛盾，建立以美國為主的廣泛統一戰線。

毛共強調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要求蘇聯對美國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與蘇聯和平共處外交政策發生抵觸，於是形成毛、黑之間的爭執，此非本文討論的主題，故略而不述。共匪提出「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因為美國沒有無產階級，美國共產黨微不足道起不了什麼作用，因此這個理論與實際環境發生脫節，未能發生效果。儘管如此

，但是毛共深知利用人民內部矛盾，把一個社會由非對抗性的矛盾發展成爲對抗性的矛盾。基於這個觀點，毛共製造美國社會人民內部矛盾，美國發生種族糾紛和學生反戰運動，都受到毛共的支持與歡呼。

關於毛共利用「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以及製造「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毛共根據上述矛盾提出第二中間地帶的說法。毛共爲什麼提出這種主張，茲就這種理論的背景稍加說明：

自一九五〇年起，美國對歐洲的戰略構想，是先用傳統武器裝備的武力防衛歐洲，阻止蘇聯向西方的侵略，如果發現蘇聯軍隊大舉入侵，再以美國核子武器打擊侵略者。換言之，先用傳統軍力的盾來防衛（the shield of conventional force），再以核子武器的劍來反擊（nuclear sword）<sup>⑧</sup>。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二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外交協會演說時提出「大舉報復主義」（the Doctrine of Massive retaliation），強調美國要發展實力，嚇阻侵略。一九五七年秋，蘇聯試驗長程飛彈和人造衛星成功，證明蘇聯洲際飛彈的發展相當進步，如果美國以核子武器攻擊蘇聯，蘇聯亦同樣對美國或西歐實行報復，導致雙方都遭受到慘重的破壞。基於這種考慮，故雙方都不敢使用核子武器，形成恐怖均勢（the balance of Terror）。另一方面，美國基於本身利益的考慮，基於韓戰、越戰和寮國的經驗，如果蘇聯不是大舉入侵，而核子武器掌握在美軍手中，一場毀滅性的核子戰爭當可避免。

美國這種戰略構想與西歐盟國發生嚴重的歧見。以西歐國家的觀點而言，如果美、蘇之間發生核子戰爭，以中、西歐的領土上高度的文明和人口集中，承受不了核子戰爭的摧毀。如果美、蘇之間不發生核子戰爭，蘇聯利用強大的地面部隊對西歐侵略，任憑蘇軍鐵蹄蹂躪，其損失之慘重可想而知。就此而論，依美國的戰略構想，不論傳統戰爭和核子戰爭，對西歐各國都形成不利，故對於美國的政策甚表不滿<sup>⑨</sup>。

北約組織盟國，尤其是法國對於美國核子武器和洲際飛彈的控制、部署和使用的戰略產生很大的歧見。法國認爲美國如果以核子武器嚇阻蘇聯不敢西侵，祇有允許北約組織盟國配備核子武器，使蘇聯在西侵之前不得不考慮西方國家核子報復，於是嚇阻蘇聯對西方的侵犯。如今美國竟然首先示意蘇

聯不使用核子武器，等於鼓勵共產集團的侵略。等到美國發現蘇聯大舉入侵，西歐地區已經在蘇軍鐵蹄的蹂躪下面目全非了。故法國單獨發展核子武器。此事又引起美、法之間的歧見，美國堅決反對法國單獨發展核子武器，這種小型核子嚇阻力量，化費既大，效用亦值得懷疑，其後果亦屬相當危險。如果蘇聯發動傳統武力的局部戰爭，西歐盟邦立刻以核子武器作報復，導致蘇聯核子強大的反擊，美國爲了支援西歐盟邦，結果演成全面毀滅性的核子戰爭，這與美國最初嚇阻政策根本相違。法國戴高樂總統爲了個人的政治野心，把美國捲入核子戰爭的漩渦內。

法國不但與美國對戰略上發生歧見，甚至對美國缺乏信心，如果美國真有保護西歐的決心，協助北約組織發展核子武器，當能嚇阻蘇聯不致輕舉妄動。但在緊要關頭時，美國能否斷然處置，毅然不惜一切力量保護西歐，無不令人懷疑。現在核子武器由美國控制，無異把法國的命運聽任美國來決定，實在太危險了。由於對美國缺乏信心，故法國不但單獨發展核子武器，而且與西德簽訂友好同盟條約，使歐洲的均勢爲之一變。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美英蘇三國簽訂「部分核子禁試條約」，法國拒絕參加簽字，致使美、法之間的衝突形成公開化。

美國與北約組織的歧見，又給予毛共利用矛盾的機會，針對這種情勢，一九六四年一月，毛共先提出第二中間地帶的理論，呼籲第二中間地帶如西歐、加拿大等國家共同起來反對美蘇兩國共同控制整個世界。再與法國建交，毛共與法國建交的目的，就是利用「各資本家集團之間和各國各資本主義政府之間的一切矛盾和糾紛來瓦解帝國主義」<sup>⑩</sup>。

毛共強調「被壓迫民族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即運用第三世界反抗殖民主義的意識，採取武裝鬥爭的方式，困擾美國。故毛共強調「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地區，是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地區，是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並且認爲「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絕不是一個區域性問題，而是關係到整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全局性問題」<sup>⑪</sup>。基於這種看法，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林彪進一步提出人民戰爭的理論，以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戰略，執行又聯合又鬥爭的策略，先孤立美國與西歐國家的關係，然後爭取亞非和拉丁美洲國家，最後消滅這個帝國主義堡壘，完成征

服世界的目標。

## 陸 改爲又聯合又鬥爭的策略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毛共內部進行奪權鬥爭，處於文化大革命的狂熱運動中，毛澤東喊出「造反外交」。爲了配合內部的奪權鬥爭，毛共在第三世界鼓動武裝奪權，推翻民族資產階級，結果造成重大的挫折，故迫使毛共轉變政策。

一九六八年可以說是毛共外交一個重要階段。在大陸上，毛澤東奪權成功，文化大革命也已經進入尾聲，爲了重整支離破碎的行政體系並力求恢復已經癱瘓的黨權，爲了恢復社會程序和政治組織，毛共放棄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造反外交」，改爲採取「革命外交」。在國際上，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軍率領華沙公約組織鎮壓捷克自由化運動，布里茲涅夫發表布里茲涅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毛共唯恐蘇聯對大陸採取軍事行動，故亟需爭取與國作爲對抗行動。另一方面，尼克森當選美國總統以後，高唱以談判代替對抗，有意改善與毛共的關係。針對國內情勢和國際情勢，毛澤東採取拉一打一、又聯合又鬥爭的策略，一方面製造珍寶島事件，對外宣傳上把珍寶島事件與捷克事件相提並論，困擾蘇聯，贏得東歐和西歐國家的同情，使美國誤認北平與莫斯科正式破裂，趁機分化共產集團內部的團結。毛共亦趁機與美國接近，作爲反蘇鬥爭的籌碼，同時又鼓勵北越加強在南越的鬥爭，迫使美國退出亞洲，承認毛共在亞洲的勢力範圍，這樣既可以抵消蘇聯對毛共政權可能的威脅，又可以實現把美國的勢力排出在亞洲之外的夢想，藉此也解決了所謂「台灣問題」。就此而論，尼克森的「以談判代替對抗」，是中了毛澤東的圈套。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毛澤東爲重建支離破碎的政權，在國際上也需要和平的環境，以免爲「帝國主義者」利用大陸內部不穩情勢作爲推翻毛共政權的機會，故必須提出和平共處的口號，這說明了和平共處是一種策略上的運用。於是當尼克森在總統宣誓上提出「以談判代替對抗」時，毛澤東不惜犯了「修正主義」的惡名，「紅旗」和「人民日報」竟然破例地刊載「帝國主義頭目」尼克森就職演說全文。可見毛共以前堅持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

性，都不過是一種騙人的謊言。就是因為和平共處祇是策略上運用的一個名詞，故一九六九年四月，毛共召開九大大會時，林彪在大會政治報告時，仍然主張打倒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並支持第三世界反美鬥爭。

毛澤東時常強調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與變化，採取靈活的鬥爭策略，和平談判本來就是毛共對外鬥爭的手段之一，毛共對美國鬥爭始終並未改變，一貫執行既定的反美政策。故在一九七三年毛共召開十大大會時仍然遵循九大基本路線，運用第三世界勢力作為反美的工具，並中立第二中間地帶國家，培養美國與第二中間地帶國家的矛盾。所以周恩來認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現已成了世界革命風暴集中地區，成為反帝鬥爭的主要力量。他說：「第三世界的覺醒和壯大是當代國際關係中的一件大事。它在反對超級大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鬥爭中加強了團結，在國際事務中起着越來越大的作用。……第三世界同歐洲、北美、大洋洲人民的正義鬥爭，互相支持、互相鼓舞。」

至於在「上海公報」上表示願意與美國和平共處，周恩來在十大大會上毫不掩飾地表示，毛共所以願意與美國建立各種接觸和交往，完全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策略運用。他表示這完全是為了「捕捉強盜」才與「強盜交往」。對於這個問題，毛共在內部的指示中指出，目前的革命外交「就是要堅持一個原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三個基本政策（發展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友好互助合作關係，支持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一個戰略目標（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類）」<sup>⑫</sup>。可見毛共的戰略目標絲毫沒有改變，但在策略上則彈性的運用。

毛共既定的政策是反對美國，埋葬帝國主義，而其運用的方法則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待匪偽政權進入聯合國以後，又提供毛共統戰的機會和宣傳的場所。故毛共進入聯合國等於為反美提供良好的機會，這是以玩弄權術著名的季辛吉所沒有料想得到的。待共匪進入聯合國以後，第一宣告自己屬於開發中國家，第二主張世界國家不論大小都一律平等，第三以多數決來決定國際問題，以數量改變質量，為了打擊美國，不惜破壞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

今年四月鄧小平在聯合國特別會議上發言時，把一個世界依照他們統戰策略運用上方便的構想，分為三個世界，他表示美國和蘇聯屬於第一世界，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屬於第三世界，介於其間的是第二世界，並認為第三世界在國際事務中起着愈來愈大的作用。毛共這種主張表現與美國一貫反美政策相符合，這種國際統一戰線的方針就是：「革命的主要打擊方向應該放在最主要的敵人身上，使它孤立，而對於中間勢力，則應該採取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至少使它中立，並且應該力求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它從中立的地位轉變過來，使它和我們成立聯盟，以便有利於革命的發展」<sup>⑬</sup>。

## 柒 毛共對美鬥爭實際的政策

毛共對美國鬥爭的實際政策是隨不同的環境提出不同的口號。就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與美國不同的矛盾採取不同的鬥爭形式。

在亞洲，毛共主要的政策是把美國的勢力排出亞洲。遠在一九六二年，毛共以「政府」名義發表聲明中指出：「為了中國的安全，為了遠東和世界和平，美國的武裝力量必須從台灣撤走，必須從日本、南朝鮮、南越、老撾、寮國、菲律賓撤走，必須從它的世界上一切外國軍事基地撤走。」<sup>⑭</sup>現在毛共正遵循這種原則進行，唯運用時以戰爭與和平交替運用。一方面提出不同社會制度和和平共處的口號，以經濟貿易來引誘改善與亞洲各國的關係，同時排除美國的影響力。故毛共願意與菲律賓建交，要求減少美國駐軍的人數以作為建交的條件之一。一方面又支持「民族解放戰爭」，製造東南亞各國的叛變，分化並蠶食各國，當前東南亞不寧的情勢，完全是毛共在幕後一手所導演的。今天印度、寮國、緬甸都面臨類似情勢。最近毛共全力攻擊美軍駐紮韓國，對柬埔寨又要求由施亞努這個傀儡政權的代表替代龍諾政府在聯合國的代表。毛共又主張以和平共處五原則加速美、毛關係正常化，分化中美之間的友好，以期迫使美軍退出台海地區。總之，毛共對亞洲的政策，主要的目的就是迫使美國勢力退出亞洲，因此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周恩來與季辛吉發表聯合公報中表示：「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或世界的任何其他地區謀求霸權」，其含義即美國應退出亞洲地區，證之毛共今日的外交，可謂信而有證。



對非洲，毛共針對非洲的特殊環境，以民族主義作號召，提出反對殖民主義的口號，激發非洲反殖民主義的意識，並主動支持非洲黑人進行種族戰爭。且以經濟援助為名，擴展與非洲的經濟關係。近年來，北平方面採取輪換式的策略，不斷地邀請非洲各國元首訪問中國大陸，而發表的公報幾乎使用類似的詞句，大意謂非洲國家「奉行不結盟政策，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大國霸權主義，主張大、小國家一律平等，支持非洲民族解放運動，支持亞非人民的正義鬥爭，為第三世界團結反帝事業出了有益的貢獻。」<sup>①</sup>「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主義國家，屬於第三世界。在歷史上我們有着共同的遭遇，今天又面臨着共同的戰鬥任務<sup>②</sup>。由上述言論中，我人很明顯地看出，一方面毛共表示與第三世界站在一起，一方面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大國霸權主義，今天又面臨着共同的戰鬥的任務，顯然毛共對非洲的外交政策，也是破壞美國與非洲國家的關係。

拉丁美洲的情勢又與亞洲、非洲不同。拉丁美洲一向是屬於美國的勢力範圍，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投資，普遍而深入，拉丁美洲的共黨勢力微不足道。根據不同的環境提出不同的口號和策略，於是毛共鼓勵拉丁美洲國家發展民族經濟，排除殖民地的經濟，打擊美國在拉丁美洲的經濟合作和投資。遠在一九六三年三月，毛共就指出，第三世界在經濟和文化上的落後，完全是由於外來的壓迫者、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長期進行奴役政策的結果，於是呼籲「把這些地區的人民從沉眠不醒的狀態中喚醒過來，逼得他們起來，為爭取自己的生存，為保存自己的民族而不斷地進行鬥爭，直到進行武裝反抗和武裝起義」<sup>③</sup>。自從毛共進入聯合國後，就對拉丁美洲積極地進行活動，毛共強調「拉丁美洲國家應努力發展民族工商業，反對外國大壟斷組織」<sup>④</sup>。並且公然主張「第三世界國家維護民族資源，發展民族經濟，反對帝國主義的掠奪、剝削和控制的鬥爭，是它們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鬥爭的重要組織部分」。「堅決支持它們反對帝國主義和超級大國控制和掠奪的鬥爭」<sup>⑤</sup>。

## 捌 今後發展的趨勢

從毛共對美國鬥爭的發展來看，目前已經全面地展開，其基本的策略是

對於第一世界利用美、蘇之間的僵持局面，使兩個超級強國勢力互相抵消，毛共反而成為左右逢源舉足輕重的「漁翁」。對於第二世界，毛共基本的政策是以不斷的訪問和經濟上貿易談判中立西歐和日本，在可能的條件下與美國的關係疏遠，並且設法爭取它從中立的地位轉變過來，使它與毛共成立聯盟，目前共匪對日本的政策就是如此，執行國際統戰的工具，或運用又聯合又鬥爭的策略中立了第二世界。對於第三世界，共匪自命屬於第三世界，然後又以第三世界領導者自居，處處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幫腔，鼓勵這些國家與超級大國鬥爭。在這種全面鬥爭的情勢下，北平如何與華盛頓關係正常化，目前美國受到聯合國第三世界國家的困擾，應有切膚之痛，相信今後的鬥爭將繼續擴大而激烈。

註：①Edgar Snow,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 631.

②「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③「郭沫若在亞非團結大會上發言」，見「新華半月刊」一九五八年第六期頁四六。

④Strobe Talbott, ed., *Khrushchev Remembers*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0), p. 519.

⑤「人民日報」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⑥「堅決支持人民的愛國正義鬥爭」，「人民日報」社論一九六〇年五月五日。

⑦「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戰勝帝國主義」，「人民日報」社論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六日。

⑧Dean G.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Norton, 1969), p. 306.

⑨Alastair Buchan, *NATO in 1960'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5), pp. 74-75.

⑩「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政策——六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人民日報」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⑪「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建議」，「人民日報」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

⑫參閱昆明文件。

⑬同註⑫。

⑭「人民日報」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六日。

⑮參閱「人民日報」社論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⑯「再論陶里亞蒂同志我們的分歧」，「人民日報」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

⑰「拉丁美洲人民反對超級大國霸權主義鬥爭深入發展」，「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

⑱「拉丁美洲國家發展民族經濟的重要步驟」，「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⑲「堅決支持第三世界的正義要求」，「人民日報」社論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